

中国当代爱情小说首部评点本

爱情离我们有多远

梁 弓 著
刘旭光 评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爱情小说首部评点本

爱情离我们有多远

梁 弓 著
刘旭光 评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情离我们有多远/梁弓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7

ISBN 7-5378-2912-8

I. 爱...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1080 号

爱情离我们有多远

作 者: 梁 弓

责任编辑: 刘树民

封面设计: 吴 柯

出版发行: 北岳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78-2912-8/I·2827

定价: 16.00 元

作家书局文库

总序



吴士余
臧建民

文学是合着时代节拍的形象书写。人们常常将它视作社会与人生的审美记录，作家对生活体验与思考的写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构建着互动式的关联。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制导，还是作家个人化书写的追求，人性的、情感的、欲望的体验与审美，总离不开直面人生，离不开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与生活真相的真实叙事，文学给人一种人生的启示，一种审美想象。五四新文学是如此，当代文学书写亦然。多元的文学形象以它独特的魅力构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昭示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探索、积淀与成熟。

上海作为文学创作中心之一，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包容性、开放性以及注重书写个体性的文化传统更是构建了独特的海派风格。当上海融入世界国际大都市行列之际，文学书写会溢满着新的活力和文化张力。它将作为当代文化的一翼呈现着持久的魅力。策划、出版《作家书局文库》则是上海文学创作中心不容推辞的责任。

由此，上海文学创作中心在银河系原创作品发布交易网推出注册作家制度。注册作家制度具有跨地域实行行业认定和提供专业服务的性质，打破了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各级作家协会机构对作家实施管理和提供服务的方法，可以说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文学事业和文化产业特点的新体制。推出《作家书局文库》，也是为了把银河系原创作品发布交易网这个服务平台，打造成为全国性的文学创作孵化基地，目标是发掘优秀的文学作品，集聚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写作者。优秀的文学写作者应被及时发现和加以关注，特别是具有发展潜质的青年作者，上海文学创作中心将为他们的创作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上海文学创作中心已经在策划编辑、版权代理、出版发行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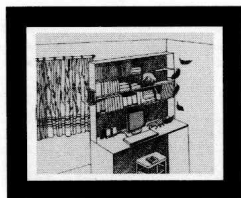
我们欢迎各地优秀的文学写作者加盟银河系原创作品发布交易网，成为上海文学创作中心的注册作家，为繁荣文学和发展文学作出贡献。

最后再想说一句：这仅仅是个开始。

2006年7月

目 录

- 一 傍晚的短信
——唐竹寅：程宁的故事……………1
- 二 月亮照在昆明城
——阮可欣：唐竹寅的故事……………31
- 三 向往天堂一般的生活
——程宁：薛红日的故事……………59
- 四 黑夜里的争吵
——唐竹寅：柳经苹的故事……………85
- 五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梁思霞：唐竹寅的故事……………107



六	活在故事里的诗人 ——阮可欣:唐竹寅的故事·····	133
七	一桩爱情的始末 ——程宁:方采玲的故事·····	157
八	相聚水城 ——唐竹寅梁思霞:尚未结束的故事·····	183
九	爱情离我们有多远·····	207

一 倍 晚 的 短 信

唐竹寅 · 程宁的故事



短信是傍晚收到的。当时夕阳还没落，懒懒地挂在天边，仿佛远古走来的少妇，看上去很诱人，很美。再顽固的心，也有瞬间的懒散。我骑着破车子，穿梭在人群之中，虽然喧闹，却也有些落寞。这时候手机响了。赶忙将车子停靠在路边。

号码不认识，但瞧着有些眼熟，肯定以前联系过的。

我有个许多人看来不好的习惯——从不储存手机号，说不出确切原因，或许是……喜欢数字胜过汉字吧。这并不是说我的记性有多好。我只记得住弟弟和梁思霞的号码。其他朋友，大都有些印象，不是分得很清楚，当然根据信件口气内容，基本也能判断出。这说明我的感觉还不错，不像某些人，即便不能说笨得一塌糊涂，也够傻的了。我这么说，是有充分理由的。也就是不久前的事。

半个月前，也是傍晚，也是骑车在路上，朋友突然打我手机，两句话没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据说还是个作家，这阵子挺红。当时脑子里立刻跳出四个字——莫名其妙。想想愚人节还没到，干嘛开这种玩笑？我跟梁思霞虽困难重重，但总有一线希望，尚不着急另起炉灶。更何况，对于女作家，尤其是年轻女作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把夕阳比作少妇，而且是远古的少妇，懒懒的，倦倦的，容易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这个有
事实依据吗？

突然想
到一件事，
2004年底，南
京有个小女
子，在北方某
杂志发表一
篇小小说，关
于南京市骂
的，跟这个倒
有点相似。

家，说实话，我一直心存畏惧。曾听前几届师兄说过，有个女作家为提高知名度嫁给评论家，油水榨干后，立刻一脚踢开了。太可怕了！漂亮女作家更可怕！尤其她还那么红。我估计基本没戏。

认识一下无妨，朋友说，就当交个文友嘛，说不定还能成全一段文坛佳话呢。文坛佳话不敢想，但我觉得成本不高，偶尔打打电话而已，便答应暂且试试。应当说，多交个朋友没坏处。如果实在没有共同语言，那也就算了。我相信，只要自己洁身自好，不存非分之想，别人再处心积虑地算计，也不能将你怎么样。

回到学校，正好去机房，顺便查查她的资料，原来因一篇有争议的，或者说恶意炒作的短文而受到媒体关注。我如果想这样出名，怕也早就出名了。这不是正路。虽然不像某些女人出卖自身……总归没多大意思。原本不高的热情骤然降许多。接触两次，兴致几乎接近零点。有时打电话，听她口气，很把自己当回事，很了不起似的。还真以为自己成明星了？还有一点，说得难听点，更让人觉得那个——女作家一边抱怨媒体的骚扰，一边又声称，别人的责难无所谓，构思下一部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别人的非议自然无关紧要，但你那东西……又有多大的价值？所以说有些事，也不能过分认真，总显出一副苦大仇深样，让人受不了。

作家有作家的想法，与我无关，道不同不相为谋，顶多各走各的路。之后我再没浪费电话卡。但有一段时间，她老给我发短信。诉说心中的苦闷。说是连跳楼的心都有过。想做陈宝莲第二。到底心太软，觉得她也

蛮那个的,勉强回个一两条。

上个周末,忙了许久的论文总算收尾了,心情还不错,发短信问候她一声。回复倒也挺快的:你是谁?我不禁愣了愣。不是存心报复吧?虽然有时我不回复,可也没说这种话。当然,人家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太忙太累,实在没印象,那也没什么好说的。这话听着有点酸。若真如此,我也可以体谅。但问题是,昨天她刚刚给我发短信,在无回应的情况下,又打了我手机。我无奈地笑了一下,将短信删了。半小时后,她又发来短信,看情形,刚才确实没想到。跟态度无关。至少没直接关系。

后一条短信,得到与前者相同的待遇。我想,我不聪明,却也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吧?至少我问不出“你是谁”这种话。要问也得艺术点。曾经收到条短信,光凭号码,还真吃不准谁发的,而内容呢,就是个垃圾笑话。我回复道:现在哪儿?最近忙什么?根据那人后面的话,确定是个无聊的家伙,不理他了。还有一次,对方可能是个女的,我怀疑她从事那种职业……扯得太远了,那次传奇经历方便再聊,就眼前这条短信,我有绝对的把握,能辨别出来。

短信很简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已经不是单身了。

只一瞬间,我就猜到了,这是程宁发来的。再回头看看完整号码,+86139xxxx7778。最后面四个数字,是我和梁思霞的出生年份,这下更确定无疑了。这个自封的独身主义者,终于也找到归宿了。我暗自笑笑,立刻回道:怎么能说不幸呢?这是好事呀,恭喜恭喜。

“那个”?是
不容易吗?
还是怪可
怜?还是不
说破好。

很多女
人在向别人
传达她已名
花有主时,
都会用“不
幸的消息”。
谁不幸?如

果是自己,那意味着对那段感情多少有些没把握;如果是别的男人的不幸,那意味着她对这个男人还有些在乎。所以每当我听到有女人这样说时,总有种感觉,最终不幸的可能就是她自己。

好久都没有回音。四周是涌动的人潮,各自忙碌着,只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停在路边,感觉有点傻兮兮的。

赶回宿舍,又给程宁发一条:我到学校了,你在哪儿?可以抽空聊聊吗?

这回没多久,程宁的短信就到了,同样地简洁:我在外面。

她在陪男朋友吧?逛外滩还是南京路?不知怎么的,突然之间,脑子里一幅画面来回闪动着:程宁挽着一个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那种,悠闲地迈着步子,轻声地说话。闲暇之余发条短信。背景是夕阳余晖,宽敞而干净的大街。我甚至还能看到她含蓄的笑容。

想想又不对,既然她陪男朋友,还能有心思发短信?

管她干什么,反正这样挺好,找个心疼自己的人,比单身强。至少不会再孤单了。

我不想自己孤单,也不想朋友整日孤独地活着。

将短信轻轻删去,收起手机,走出宿舍楼时,突然又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不是程宁还没男朋友,跟我开玩笑的吧?想想连自己都觉得好笑。

跟程宁初次见面,是两年前的事。当时恼人的春天已经过去了,盛夏尚未来临,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生活在这种季节,即便再忧郁的人,内心也不会充满无限伤感了。女生不一定漂亮,但那些蓝的紫的黄的绿的裙子,还是能让人浮想联翩的。

晚饭后,夕阳依然温柔缠绵,悬挂在西天上,慈母似的守望大地。或者说,像闺妇送别即将远行的丈夫。眉目也传情。其实区别并不大。关键一点是,这样的傍晚让我心里踏实。跟同学打水回来,刚进宿舍楼,遇到一个女孩,也就是后来认识的程宁,穿一件红色圆领衫,严肃得很。似乎在跟门卫争执。师傅不让进,程宁坚持说跟人约好的。

程宁立于门前,一动不动,其姿势似曾相识,应当是……

应当是1995年。那时我刚刚读大学,从苏北乡下来到繁华的上海,在市区转了半天,又被校车送到郊区分部。那儿好荒凉,与我心目中的天堂相距甚遥。不过住久了,也有感情,一年后返回市区,竟也有些恋恋不舍。

记忆中的那个傍晚,好像是国庆之后,夕阳很好,也是刚打水回来,见一女生站在传达室前。她是我室友的女朋友。是他的上海女朋友。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在北方还有个正室。高中时候的同学。上海女孩神情凄惨,好像被冷落有些日子了,求见男友,又惨遭无情拒绝。结局很悲凉,也非常凄美,最终因室友的冷漠,或者说无奈,导致了著名的女大学生跳楼事件,轰动一时。

一只美丽的蝴蝶,就这样渐行渐远了。

看到程宁,我一度有种忧虑,她该不会也这样吧?

好句!

最是动人的,就是那一守望,无论是慈母,还是闺妇。

时间,是现代小说中最自由的因素,也是最令人困惑的因素,在此,已经是叙述时间的第三次跳跃了。《追忆似水年华》之难,就在于时间几乎是不动的,而《百年孤独》之难又在于时间总在来回跳跃。

“梁思霞”这个名字又出现了，作者似乎在调我们的胃口，她是谁呢？在这里要补充一句：这是师范大学共有的风景，当一个班有40个女生却只有4个男生的时候，男生楼下和楼内总不缺少色彩。

这的确是现状。就我的经验，百分之二十是读书的，百分之

实际上，这两件事毫不相干，程宁作为我心头的阴影，可能时刻会随风而逝。只能怪我喜欢瞎想。有时看到穿红色圆领衫的瘦瘦的女孩，我也会莫名其妙想到她。

就好像……看到黑风衣，蓝色百褶裙，或者黄色小挎包，我就会想到梁思霞一样。

女孩守在男生楼下，大都是等男朋友。这是许多所高校共有的风景。但程宁不是。那时她还没男朋友。确切地说，有过一个又散了。程宁来参加考研复试的，顺便看看隋文波，她的同学，我的室友。以前读本科，他们同届不同班。程宁工作过，所以读研晚了一年，只能做小师妹。而在年龄上，她确实比我们小。在以后的日子里，似乎也有好几个月，隋文波想成为程宁的男朋友，却遭到后者温柔而坚决的拒绝。

按照两年前的想法，程宁脾气不会好。事实证明我的感觉大错特错。接触之后，我才知道她有多优秀——人际关系和谐，大学入党，年年都拿奖学金，还在朗诵、舞蹈等活动中获过奖。这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慌。或许是她太出色了，显出我的拙劣来，或许……我曾帮梁思霞算过命，说她有旺夫之相，只是跟程宁比，恐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些是后来的事，那天傍晚，我只随便瞧了程宁一眼，就把她带上楼了。

研究生当然也有读书的，但很多人都无聊，不分昼夜打游戏。我认识一个，就整天坐在电脑前。什么书不看。游戏却钻研得挺深。终于看他拿起书，原来准备做家教的。

游戏魔力还真大,那段日子,隋文波也正着迷呢。接连叫几声,根本不理。程宁在一旁看着笑。我使劲推他说,老兄,看看谁来了?隋文波不耐烦地说,谁呀?手不离键盘鼠标,匆匆回头一瞥。程宁甜甜地喊了他名字。隋文波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么快就到了?赶忙招呼她坐下,将电脑让给一旁观战的同学。

简单地聊上几句,问问复试情况,走个过场,一切顺利。当天晚上,隋文波无可推卸地请程宁吃了饭。他知道我吃过了,一遍又一遍邀请着。手势很夸张。结果可想而知。即便没吃饭,这种场合也不好随便去。后来第一次跟程宁吃饭,仍是隋文波请客,新生入学后,十一之前。

我对程宁的认识,也是从那场饭局真正开始的。

我这人有个缺点,虽说称不上大毛病,但总归不太好,喜欢乱说话。为活跃气氛,饭局上给程宁讲了几个段子。说着说着就过头了。我自己都怀疑,虽然以前也说笑过,毕竟头一回吃饭,怎么能讲出那么恶俗的故事?其中一个有点荤,关于农夫和医生的:农夫说,我夜里睡觉有时会感觉发冷,该怎么办呢?医生说,不要紧的,这种情况我也有过,不过我会搂着我太太,那样就暖和了。农夫说,这办法不错,但您太太什么时候方便呢?程宁听了转过脸,轻轻地笑着。

另外一个,也有点这种味道,说是王太太怀了四胞胎,到处向街坊炫耀,说怀四胞胎很不容易,平均要几万次才会发生一例。邻居李太太惊诧地问道,那你还有空做家务吗?

故事没讲完,隋文波端菜回来了。看上去有点不

二十只干读书以外的事,剩下人最苦恼的问题是:现在应当打牌还是读书?如果拿不定主意,他就上网。

这两个段子如果是
由某个教授
博导,或者
副校长正书
记讲出来,
似乎更有趣。
这是我的
经验。

—
傍晚的短信